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五

鄧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一

總序

漢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木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傳讀曰附著或作傳與董仲舒錯錯讀互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搯仲舒別向歆搯與學同謂引取之搯音來敢反傳載載讀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

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傳讀曰附其書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皆從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言可

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革更也土爰稼穡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

傳曰伏勝作田獵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飲食不享不行享之禮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

事臣瓚曰姦謀南郡誤也師古曰即下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獻享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

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

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曲如讀曰揉輪不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性更生是

為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嚮明而治書

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古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譏夫昌

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

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

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旌仗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

載戢戈千載戩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

性蓋工冶鑄金鑄冰滯澗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

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正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

事師古曰國來也柔安也兩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

失其性霖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

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

音一為反厥災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罪過於民不罪己也預發謂釋者

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三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

皆國陰氣師古曰師與舍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經曰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文作睿恭

作肅從作乂讀曰乂明作哲聰作謀上聰則下謀睿作聖休徵音行之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晷時燠若謀時寒

若聖時風若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答徵音應行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僭舒恆燠若急恆寒若霧恆風

若服虔曰霧音人備反應劭曰人君設霧音則風不順之也詩占曰凡言恆者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眚鄭元曰眚蟲之生於時則有雉禍

冠元曰難音之有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元曰腐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時則有青雩青祥鄭元曰青木

此祥自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沴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鄭元曰沴沴也凡貌言視聽思心六事失則

五行先見變異以誡告人也及妖孽禍福皆詳告其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

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元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

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元曰二辰謂日月

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

妖妖猶天胎言尙微也蟲牙反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大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

以絕之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於夏侯勝一刀言而

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災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

也君炕苦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巨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

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蠱音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

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苦嗽音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

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甯劉歆言傳曰時則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

為毛蟲

傳曰視之不明是為不愬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蟲之類無鱗甲毛

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仄爾得不明以無陪無卿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則善惡有逆背傾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

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

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

不以時師古曰誅誅與由同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

實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

蟲也螟音冥音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師古曰離

離在內云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躡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

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

其福曰壽李書曰於大福之中為災者謂火氣劉歆神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禍說以為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

羽蟲禍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燠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
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
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六日也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有則有魚孽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
黑眚黑祥為火沴水 說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冒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

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

而塞耳則哀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多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

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

歆傳曰有介蟲孽也

傳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反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說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睿寬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區霧無

識師古曰區音口反霧反其下並同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

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

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

師古曰脂及夜妖

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

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

師古曰裸亦蟲字也從衣果聲

劉向以為於易異為風為木卦在三月

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

事為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青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

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

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音

厥咎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痾

鄭元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伐陰陽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儀張無虞

是魂魄傷陰厥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書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

害伯有魄者是也不名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說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

視聽忠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

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內反

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

起於山而彌於天

師古曰彌滿也

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

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

師古曰輔九文言也

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

服虔曰彌行輕且疾也

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章昭曰將祭與畢臣射謂之大射上微弱則不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師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師古曰下繫辭也

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

為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

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病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病云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

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害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鵠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老泉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之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爲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爲遂曲引皇極以足之

劉向五行傳云皇極極弱

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

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性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偕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

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眚增罰以陰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咎眚厥罰常陰此其握聖人之言以就

固謬況眚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

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蠢

亦惟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

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

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

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

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

皇極之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

如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日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爲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

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班固敘傳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春秋後之史志五

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夾深鄭氏曰仲尼既

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

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

而譏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爲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專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爲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爲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爲水行之應成周宣榑火爲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違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者是而不考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地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鵠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爲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彌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爲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鍋可以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甕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鬪兒

入甕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鳥與燕闕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
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者可以爲通論 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
合某應如醫師之脈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其牽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其
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爲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
大云

禮記禮運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使各安其居不勞敝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謂用水

人以時漁爲樵春獻電長秋獻鱸魚也用火謂司農四時繼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也用金謂
罪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閑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祠春時羹齊祠夏時醬齊祠秋時

飲齊祠合男女殯窆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時用民必順不害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

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

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器謂若鼎鑊也攬聚草也疏按禮緯斗威儀云
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操

治而自圓曲也銀則是無故便之然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歐陽氏五代史王建

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

也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

以當之則視當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

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

民悅命變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凰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元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筮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嗚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嗚虞實誼以爲嗚者文王之困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尙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脈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漢章帝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夫

二人位冠羣臣乃爲諂媚之習蒙蔽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怠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揀之道乎按古今言祥瑞者祥於禮運而歷代史氏所述祥瑞因之然有無其證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爲妖而謬以爲祥者歐陽公胡氏致堂之論誼正詞偉足以祛千古之惑破諂子之謬故備著之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六

鄧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物異考二

水災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十三年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悟卒見殺 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莊公母與兄通共弑桓公莊釋父讐復取齊女臣下賤之之應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明年宋萬弑閔公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謂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北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讐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三家專兵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劉向以爲襄慢隣國邾齊莒交伐之魯國小兵弱數敵强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水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浚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爲逆誅夷人匈奴數犯北邊殺略甚衆漢連歲征討 武帝建元二年春河水溢於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五月河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

起龍淵宮 元鼎二年夏大水關東餓死以千數 元帝初元元年關中十一郡大水 二年北海水溢流殺人

民 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是歲又定

迭毀罷太上皇於惠帝寢廟皆無復修刑臣石顯用事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

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 四年河決東郡金隄一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

王莽始建國二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東郡以北傷水 七年六月戊辰雒水溢至津城門弘農都尉治爲水所漂殺民人傷稼及

廬舍 八年秋大水 三十一年五月大水 明帝永平三年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七年秋郡國十四大水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私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

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

臣道民悲憤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覷虐常所怨恨輒任客殺人

其後竇氏誅滅 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時和帝

幸鄧賈人廢陰后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

后專政臣略按本紀長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驟出突壞民

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

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人民謝沈書曰死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權權治